

靖節先生集

冊
一

靖節先生集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
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
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
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
詒樸謹受命校讎數過槩於金陵既卒業因志其
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卷首

例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諸本序錄

誄傳

附錄雜識

卷之一

詩四言

卷之二

詩五言

卷之三

詩五言

卷之四

詩五言

卷之五

賦辭

卷之六

記傳

卷之七

疏文

祭文

卷之八

五孝傳

卷之九

并敘

集聖賢羣輔錄上

一名四八目

卷之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諸家評陶彙集

卷末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卷末

雜著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雜著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既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

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

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澗黃文煥十得六七尚有廋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擣擗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閼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團轉轡今以晉宋

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五孝傳四八目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

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踵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附錄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

山雲漢不過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
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
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
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
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
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

安化陶澍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

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
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
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
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入儒三墨二
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贋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
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
一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
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
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
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
始蒙

睿鑒高深斷爲僞託

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

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
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迕理乖風教亦決
非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
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贋竟不明潛之
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聖世得以辨別而
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弈葉是亦潛之至幸
矣

聖旨精義卷末八行今本刪棄餘非微類懷關於
卷末八行今本刪棄餘非微類懷關於

靖節先生集諸本序錄

安化陶澍編輯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忤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遜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

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
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
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
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
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
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鬻餐之徒
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
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
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
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
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
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
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麤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